



龜桑夜談

上

15
1239
1



15
1239
1-2
1239
1

門4伊5
番9.4.01
春 /

福
操

福操夜談卷上

刀



福操夜談卷上

行

龜桑夜談卷上

大和 棘樹光映 錄

昔者宋徽宗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逮金賊圍京師雖有智謀之士如李綱武勇之士如种師道不知用之遂父子就囚遠遊五國城矣方是時康王幸而脫賊網應宗澤朱勝非等請即皇帝位于時天下僉以為必舉忠良用賢才大募兵士攘弗與共戴天之醜虜



以新趙氏社稷莫不雖婦人孺子亦言之怪矣夫王也及得其志登庸姦黠秦檜識拔無賴王倫忘讐講和再流腥臭於中國於虜是侔以血洗血何日清祖庙矣廬陵歐陽脩嘗有言曰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余在東都屢為狂人又為病癡子頃者在京師尚未斷憂世之言人笑之歟將怒之歟
古人有言曰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嗟夫有所

以哉此言乎既有懷愍之見虜而石晉不能省之又既有齊王之就擒而徽宗欽宗尚未悟矣其行之難也古今如斯昔者唐白居易訪道林和上於秦望山乃問佛教大意林答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亦能知之林曰三歲孩兒雖亦知之八十老翁未能行之居易深服其言焉古人難行之教不可不仰也
有人語余曰嘉永七季甲寅十一月某公手

製琵琶一面而獻之。朝廷且道醜虜猖獗云云。余不敢信之。有人強之余叱曰：「朝幕共多賢戈，豈為此不祥事乎？」彼問其故，答曰：「琵琶者，本胡中器，前手曰琵琶，却手曰瑟。用之夷強華弱，時或曰秦末苦長城之役，百姓鼓琵琶。又曰漢送烏孫公主之時，使知音者奏之於馬上，余未之詳矣。傳聞漢元帝竟寧元年，李戌子正月以王昭君賜之匈奴，呼韓邪昭君悲之，血淚不乾，遂造琵琶彈之。馬上乃有思歸。」

曲令云：琵琶皆據之。晉石崇題王昭君曰：「匈奴威而請婚於漢元帝，以良家子昭君配焉。又曰：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唐李太白詠王昭君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白樂天為琵琶行曰：「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宋王安石為明妃曲曰：「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歐陽永叔亦題之曰：「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余默想之，無一不可忌者。有人拜受而去，頃者有一去。」

不歸之人又有著盡本邦衣之人兄弟走從軍未以為虧矣安能制夷狄之語不可不省也由是思之獻琵琶得無非實事乎若其實事則須早焚之以禳其不祥矣

崇神天皇六十五年戊子秋七月任那國慕吾德風而入朝貢仲哀天皇九年庚辰神功皇后征三韓乃皆來降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藩朝貢無闕慶長九年紅毛安南諸國皆入貢同十六年夷蕃貢來乞者二十

餘國僉道日本干戈百有餘年人患其難治矣會有大神人能致昇平幸同時而生產願得一面鵠此是三事盡美又盡善焉皇國之花固雖不眇如斯美事我未見外有之然東關黠吏舉慶長事而延醜虜於柳營識者皆笑其以梅檀證糞臭也昔者漢董卓魏司馬師晉桓溫以伊尹霍光為口實而並廢其主漢曹丕魏司馬炎晉劉裕共以堯舜為口實而同行篡逆矣蓋姦賊之成事也不期而同

其轍忠良之士不可不知也原夫典午懷愍石晉齊王汴宋徽欽皆為蠻夷所捕而受其辱豈無故而然乎惟好民之所惡而人心漸離所謂成無貲之羊投躬於豺狼至于此時戰無力防無術是其所就囚矣杜牧之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嗟夫邦人國俗當明耳而聽此言也

漢武帝之時匈奴嗜漢賤物貪樂關市漢亦不絕之以中其意宋將亡之時呂文德請於

朝開榷場于樊城外以通互市明嘉靖三十季仇鸞蘇祐畏虜之強奏請開馬市交易之難止也大畧僉如斯矣余亦竊希交易或問欲以何易何乎余曰願以愚暗易明智以洋書易三學以獸肉易清素以妓樓易堂社醜虜易國人橫文字易以呂波褐衣烏銃易闊袖刀劍亂臣賊子易端人正士私欲詐謀易潔白廉直怯懦賤劣易忠烈義勇苦寒易溫

和炎暑易涼風貧神易福祠老病易壯健客

奉頭鼠竄而曰此互市不可為也
或見余之壬戌以來深憂國家或以書諍政
道是非或親對權要之人論駁其得失苦口
以不休而為沙門不可作之事大誠之余乃
謝之然而其行猶不異矣有人怪問之答曰
韓退之嘗有言曰山林者士之所能安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儒士猶如斯况沙門
何於今世寧處乎又張忠寶曰人若無心濟
天下不知蟲鳥又何情詩人猶如斯况沙門

何傍觀坐視事眠食乎蓋避害求安常貪飲
食而不知其可否忠邪者烏雀是也佞諛求
食但愛佚樂而不知其好惡逆順者雞犬是
也苦修練行之徒詎學之孔夫子曰鳥獸不
可與同群夫釋氏之道慈悲為本濟度為要
故自慈悲眼觀之則禽獸猶不可棄是所以
尸毘王代鴿而不惜其身也自濟生利物意
觀之則惡人猶可憐矣是所以令佛世尊化
度阿闍世王也其如斯惡人猶可憐况不惡

乎禽獸猶不可棄况不禽獸乎方今國家惑亂民有焦眉之急矣若無意濟之則為本之慈悲何在為要之濟度亦其何在苟以天下為意者不願安逸以濟生利物為意者不惜身命是謂之神域好漢真大丈夫也請拭目而讀佛經焉

或者閱吾評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之說以謂恐其議不中而世人或有為淺見誹之者誠之余拜謝曰宋胡銓上書曰梓宮

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然紹興十二年壬戌八月金人歸徽宗帝之喪及韋太后由此觀之則澹菴所言不中甚似淺識而天下後世以胡氏為高見卓識矣蓋忠臣孝子之所憂固不可以不如斯也故余常曰願使我所言不中若如吾子所誠則何幸乎過之嘗聞豐太閤每對人必曰吾因緣薄而生于此小國余初以之為慢語後西遊九州東吟奧羽道遙六十餘列始知不慢語矣蓋雖不

能開目見國中閔目則朗然一國現于我胸
中方寸之間可謂至小也近屬夷賊窺外逆
浪亂內人皆憂其不可為余以為不然雖家
國興亡自有時明君良主儻能使英雄豪傑
當路則此是小國治之何難之有昔者秦始
皇以為天下無足用者至漢高祖出有智謀
如良平將相如韓信蕭何皆是命世英雄豈
易得之人乎又隋煬帝已殺高頴賀若弼薛
道衡等自以為四海無足慮者及唐祖舉大

事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虞世南李靖尉
遲敬德殷開山秦叔寶李世勣之輩蜂起蟻
集晉何無忌有言天下艸澤中安知無英雄
嗟夫用之則興捨之則亡惜矣哉同時而用
捨不同余適視六如上人詠大塔王土罕曰
一窟容身日月昏縱橫曾是隘中原慨然而
記之
靖康元季以李綱在金賊不得志自賊謂之
則不幸莫大焉自宋謂之則何幸如之二季

丁未以網不在二帝就囚自宋謂之則不幸
尤甚矣自金謂之則何喜如之如是幸不天
淵然而於網之德行未嘗自始有損益矣惟
用之則能保國家不用則終喪社稷蘇老泉
曰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故南面之人以
舉賢材為至要此理古今一樣不可以不覺
知也
預知興廢甚以為難而代有之往昔王莽作
亂之時內有知漢必再受命上書勸就臣位

之郅憚外有知劉氏當復興使其子李通以
輔漢之李守又苻堅滅燕之時黃泓歎曰燕
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趙狄亦
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季而必復興後果如
其言也 皇國之人固明了故冰鑑之輩亦
不鮮矣且豐太閤在民間之日安國寺惠瓊
已知其掌握天下東照神祖之知天下祖
父岡崎公之時僧橫外已議之關原之戰謂
其敗於未然者西有大谷吉隆東有杉原親

憲見氣而作是謂之明者和漢古今非未有其人吳子之所謂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者其謂之歟但用之則榮舍之則衰頭髮之人不可以不鑑也

西漢書云文帝後元六年癸未之冬匈奴入上郡及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以備之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郭大有評之曰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

君矣余以為不然君不重將則將無威將無威則卒不從卒不從軍令則不能以破強敵矣蓋文帝之視吳楚猶如良醫之視病其病雖未發胡無豫防之術乎周亞夫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歎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此是一事即其所以他日破吳楚七國而再致昇平也故臨其終懇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有此勞而有此功矣韓子曰雲龍之所能使為

靈也。又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處于朱門高閣之人，不可不了也。人之幸不難，其預決也猶如烈風雷雨，丁南湖嘗於班氏兄弟之死，深歎此事。蓋班固者，文士，立昇平，朝玩弄筆硯而死于獄中；班超者，武人，自若守邊，常在千軍萬馬之間，而令終於牖下，可謂幸不出意外也。更思之：若蜀漢趙子龍，吾本多忠勝，奔走戎馬間，未曾遭鋒鏑，不幸中之幸如是，亦未多有之。唐宰相

武元衡正衣冠而坐，朝廷人不思有其不虞。元和十年六月，暨盜狙忽失，其元吾河內守源義忠、雄武英豪，且受義家之後，而家富兵昌，故人咸不料有其異變。暨豺狼擊虛身，首殊所幸中，之不幸如是劇，亦自古未多有之。雖然，堅城未必安，銳裏未必危。嗟夫！處亂世之人，以貴權，勿誇以鋒鏑，勿悲我舉既往之事，以箴之。韓文公者，唐朝之英傑，蘇子稱之曰：匹夫而

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蓋雖未必如是而亦非未必如是矣方闢其佛教也雷電激發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於是天下皆以為釋氏之徒土崩瓦解無教不破無寺不壞大顛禪師一出通謁泰然謂其不可猶如仙窟之蒞燕雀退之自是不復排佛教矣又退之自道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天下之人皆以為翰林無復此人矣特拏子與之書曰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

又曰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其攻擊論駁猶如嚴父之於孺子故公再拜稽首受其責焉又公天資聰明且無書不讀無事不辨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卓然如驥之在駑中世人皆以為四海無公比至李紳共事兩雄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公遂不能服紳怪夫駑中忽生此驥矣宋劉珙有言曰田野之間艸廬之下安知無卧龍鳳雛嗟乎議論駁擊不可以不謹也余讀唐書有

感于茲矣

漢末端人正士暨黨錮之禍起無一人之得免者惟拔出君子郭泰皇甫規申屠蟠不罹其禍矣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天性仁厚茫滂評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此時小人得志漢火將滅泰深憂之數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泰謝而不換其行焉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郡人也為人正實有兵畧以功任度遼將

軍黨人獄所滌逮者皆天下名賢規以不得與深恥之乃上書自訟朝廷知其故而不問焉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明敏博學最長議論天下英雄豪傑未有辯論及蟠者方是時文學極盛故有三君一龍八俊八顧等目儒林之士各展驥莫有未敢喜之者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平有阮儒燒書之禍乃閔戶絕交安然養其志矣余以為文學之士多昧世情以不讀書為愚以不識

字為魯然而視其所作大畧皆類劇秦美新
實不堪捧腹矣蟠能知之雖鴻儒碩學之求
謁者不過一面至車載斗量之徒則百回推
之蓬戶遂不聞是其所以能免禍也若規乃
正直感人者恰如韓世忠之於檜賊若秦乃
赤心有餘者殆似李綱之念宋社古語云鑑
至明而醜者亡怒是其所以秦與規能脫黨
禍也
治世日久而民事驕奢故皆貪矣甚而至有

借他物不知返者有人憂之問余理之術答
曰是衰世之弊似不可治在昔漢火將滅之
時曹操首作斯事所謂借天子以征諸侯借
國家以封臣下建安二年秋九月自征淮南
而軍糧不足乃借王厚頭以消群怨同三年
夏四月伐張繡自出法而自犯之乃借自己
髮以正軍法其餘借文王為口實借漢社為
魏窟借黃祖手殺禰衡借雞肋令斃揚修之
類不可枚舉嗟夫借而不返未有甚於曹瞞

者也。衰世弊可畏，可憂。天無口，使人言之語不可不識。安政乙卯之秋，東都俗皆以焰魔子地藏子為通言。或者甚憂之，余問其故。彼答曰：焰魔地藏俱主幽冥，今歡云其子義似不得壽。同季十月二日，乃有震災，死者幾三萬人。又文久癸亥之夏，東武童孺謠時曲，畢必云大舍離舍離處某。復大憂之，余問其故。彼答曰：自親醜虜以來，賢戈稍舍，民心稍離，倘不發革，其行則恐大。

字亦非遠矣。近來東都，得無非舍離處耶？又原云：防長頃者云長防。余問其故，有人答曰：長為本國防，為屬國。余笑曰：理雖可然，文字或不為語。偶有人熟視懸令，泫然而泣。余又問其故，彼答曰：以長于防為敵，恐不能破矣。後遂如其言。吾故曰：天無口，使人言之義不可不察也。

諺云：敵仁義無白。又或問其故，余曰：昔張良為韓設籌策，始皇百萬之兵，威項羽拔山之

力遂不能殺之孔明為先主說吳伐魏周瑜
百方不能折之司馬懿千計不能禦之李泌
以赤心佐唐社張良姊李輔國惡之于始元
載惡之于終共遂不能加害韓世忠出為將
入為相金賊遂不能勝檜賊遂不能讒敵仁
義無白刃也其如是顯著矣為人臣者不可
不勉也

或問紀云天照大神入于天石窟閤磐戶而
幽居焉故六合內常闇而不知晝夜此時加

羅天竺何以別晝夜耶余笑曰是非謂闇夜
矣不知是非謂之闇不辨黑白謂之不知晝
夜日神幽居而不修政道故綱紀不張善惡
不別禮法不行上下混濫豈非常闇乎法華
經云世尊未出時十方常闇瞑亦此意矣權
要之人不可不識也
或問紀云二神為夫婦先產淡路後生海生
川生山生艸木甚可怪其所以如何答曰本
無而令有故云生產或征伐而從之或教諭

而從之是產其國也教網捕漁獵是生海也
延水助禾是生川也千艸萬木植之用之是
生山也或作室屋或造品物是生艸木也何
足怪矣淮南子云往古之時天不兼覆於是
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石何足補天是謂
精鍊五常堅固不亂能理天地人倫之道也
螢雪之徒不可不考也
木曾街道須原上松之間有寺曰臨川寺龍
宮虎窟清泉閑流足以慰其耳目焉土俗相

傳云是昔浦嶋垂釣之處騷人墨客皆來弄
此勝景可謂奇怪也日本紀云雄略天皇
二十二季秋七月丹波國餘社郡管河人水
江浦嶋子乘舟而釣然今山川飛來其跡存
于此矣於戲怪矣夫
適有一壯士怒目切齒來叩蓬戶曰我患不
身如阿修羅王力如那羅延余問其故士曰
願撻碎弃姑山以為微塵余問其意士曰蓋
神儒佛雖殊其道無不以孝為先矣故吾國

王讀書必始自孝經又孔門之稱虞舜僉道
其至孝四十二章經云人事天地鬼神不如
孝養其親也天雖閼不容不孝之人地雖厚
不載不孝之民弃姑之事雖我未之詳其名
可忌若置之刈郡則刈郡恥也若在其吾國
豈非吾國恥乎是我所以日夜怒而不止也
余笑曰母傷以養老水雪之元正天皇紀
云濃洲當耆郡一樵夫至孝其父嗜酒家貧
每憂不能給一日入山伐薪蹶踣適見石泉

色類酒掬飲醺酣便日汲進父上聞以為
孝感所致乃游覽其地泉名養老且改元大
賞其孝云
往昔平將門反時藤原秀鄉造其營通謁將
門大喜之時方梳髮不及結束急戴帽出迎
秀鄉鄙其輕猾而絕之余以為當是非由其
事絕之昔者漢皇甫規聞王符在門乃驚遽
而起衣不及帶蔡邕亦聞王粲到門倒屣迎
之世人以此事稱二公矣韓子曰周公之為

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
沐三握其髮秀鄉固賢將門之不及結束而
迎之也豈可鄙之義由此思之秀鄉之絕將
門必有別所見矣然而世所傳蓋出一時託
言歟若云不然則秀鄉亦非可稱之人
大江山酒顛童子說雖虛實難定贈多人口
然有由此說以賴光朝臣為暴虎馮河之士
者余以為不然智謀士之行事不可以常情
論之漢頃帝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

積十餘年無能理之者乃以張綱為廣陵大
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
說之嬰泣歸降又宋建炎元李賊主王善擁
衆七十萬東京留主宗澤單騎馳至其營諭
之王善感泣而降吾國若日本武尊為女裝
誅梟帥亦同之班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義勇之士不可不知也
題武者之度辭云松之伐木則日中阿寺或
者判之曰公時一座咸呵、大笑世俗相傳

云酒田公時有母無父又不知何季何月生
青季而仕賴光朝臣賴光西逝之後去赴關
東到足柄山人不見其影云怪矣夫釋氏之
謂竒者曰南都仲算現於水中余笑曰恰如
魚矣道家之謂竒者曰小野篁生於林中余
笑曰殆似蚊矣蓋道家之謂竒人疑之釋氏
之謂靈人疑之然而神道者之謂竒儒學者
之謂靈人不疑之故我疑人之不疑紀曰二
神始遺合先生淡路恥其小曰吾恥洲洲雖

小何堪產矣又日神細開磐戶之時手力雄
神引而出之隱其戶于戶隱山夫可潛居之
地非一處今云隱之似兒戲焉又自天降山
於伊豫國時其缺墮大和國謂之天缺山余
往視之其山雖不大亦非可降者豈非可怪
乎史記齊世家云襄公游獵見彘從者曰彭
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又呂后紀云后被
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卜者曰趙王如意為
祟並是釋氏之所謂幽靈也又後漢書云陰

子方臘日晨炊而見竈神家自是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乃顯又晉書云羊祜季五歲時取金環於李氏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是佛經所說之因果報應之義也又尚友錄云鄒衍事燕惠王王信讒繫衍于獄衍仰天大哭夏月為之降霜又後漢書云耿恭守邊匈奴來絕水道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悲泣再拜禱之有頃清泉奔出是僧家之所謂祈禱也世之排佛

家聞人之謂祈禱怒曰死生有命何用此事又聞談因果報應嘲曰生死壽夭由於自然貪富貴賤功業所招何因果之有又聞人之說幽靈笑曰人生如花乘氣而發隨風而散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夫形亡而神存者以關雲長數顯靈之類視之則其義易了蓋威德盛者其靈永存孔氏之榮于今皇國之不換統御也誠由日神精神輝于今與孔夫子威靈尚不滅矣幽靈之義固不可疑且易云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因果報應之理可仰信矣又書云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祈禱不可不作也夫疑則無物
不可疑矣不疑則無物可疑矣故令表出酒
田氏之可疑而顯釋氏之不可疑也
世人以霍光為不學無術余以為不然立其
昌邑也是由不明庇其霍顯也是由人情以
人情害其道固雖不可世人槩僉如斯則不
可復深責之若其不明乃雖孔子不免故

有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之歎若爾者何獨責霍光矣又宋張詠以寇
準為不學無術余以為不然若其澶淵之盟
真宗自作之而準不得已從之若其笑為官
長拂鬚只由謹慎不足矣何為不學無術而
責之特若吾右大將賴朝實是不學實是無
術治承四季庚子八月敗於石橋山而匿于
朽木敵將梃原平三景時探得而覆之以是
故終身愛之嗟夫甚哉其迷乎昔漢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乃斬之且曰使後為人臣者無微丁公也是其高祖之所以為高祖歟賴朝何其不微之哉況若信其讒而殺親族無術亦甚矣蓋景時之於賴朝不啻如丁公放敵自清盛言之則共是平氏自景親言之則同姓親戚彼捨親戚捨同宗以助不可助之敵其狼志野心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賴朝不察是何言與故吾表出之以戒後世之不學而無術者

元龜天正之際英雄之士尤衆其中若織田氏可謂英中之英虎中之虎矣以信玄、畠畠、猶遊其術中以豐公、英明猶為其羽翼若長篠、部署和漢未覩其類韓信、周亞夫若同時則必讓其麾矣然而有本能寺禍世人甚惜之或曰公短慮故不成功余曰不然自古性急成事者不尠且若齊神武、周世宗是人皆聖人何得無其過失是所以弦韋戒有之若公英智豁達寧有躁暴之失豈誰加指矣

或曰油斷大敵耽誤不備災起不虞余曰不然昔者漢李廣在軍中猶如平生然而敵不能侵之唐郭子儀之蒞敵也安然如不有所對者然未嘗取敗衄矣宋太祖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蓋當是時大坂以下強賊已盡不應其命者僅毛利長尾兩氏也耳若有天命者明智氏爭成事或者進問若爾者似天誅之然耶不答曰理或有之天正五季十月謙信寄戰書於公公答曰我何敢與公角公來

當盡脫刀劍惟插扇於腰單騎迎謁夫如斯而後熟思戰畧公雖智謀有餘其武力未足倘戰則必敗不戰則事無成矣以豐太閤天授猶不戰而去視之公門下雖多桃李闕長尾氏對偶矣故不得已而履公孫述彭亡鄙計史云六季三月北陸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時疾作遂卒是同于江間義時足利直義死不可不察也以余觀之長尾氏寄書之時或答曰公武多我何敢與

公角雖然猶有難屈之理應仁以來皇威不振群雄割據六合麻亂朝廷憂之而不舍我不戈以撥亂反正事舉命之臣我自是夙夜匪解以忘寢食萬苦千辛畿內漸安公幸佐吾微力上存勤王志與朝廷同庶幾昇平下憫百姓以止戰爭坐治北陸與羽然而後西上則我迎公遊花月下公乃義者理之所存更須思之夫如是則謙信何事刺螫計不出于此而為郭循張衝之行蘇子曰達賢者有

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嗟夫本能寺變天藉手於寇賊乎

明智光秀以弑織田氏世謂之鴟梟謂之豺狼余之所見異于是矣雖不可君父以為仇讐亦或有所由也若信長之拔刀強酒擊頭為鼓豈待大臣之禮乎由此觀之光秀之不堪憤懣也必有日矣僕固懷恩曰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夫君臣之遇不遇不可以一邊論之然而明智氏之不得令終天下

之英雄皆能預知之蓋若貪功而不顧其母
豈非鴟梟乎若嫉能而讒殺荒木氏豈非豺
狼乎如斯之鴟梟豺狼何俟有本能寺變而
正始憎之余熟視方令之人於本能寺之鴟
梟豺狼雖不多貪功嫉能之鴟梟豺狼固不
鮮南面之人不可以不知也
世相傳曰秀次謀反時豐太閤命放之高野
附興山上人蓋冀上人乞其命也故及福嶋
正則獻其首愕然曰山僧無情云余以為是

傳者訛矣慈悲雖無限自有不可拯濟者當
是時外有朝鮮之役內有諸將之不協君上
顰眉賢臣忘食秀次獨不以為意酒宴淫虐
畋獵佚遊無惡不作甚而至銃人為戲矣若
其并取右大臣某母子嬖之上皇崩而數日
出獵且手刃近臣夜出戕行人之類都鄙加
指普天切齒矧其義父太閤年六十尚在我
馬之間秀次不欲代其勞不孝亦甚矣天不
容斯人地不載斯人興山衣雖不狹豈有包

若人之理，豈太閤固明了曷為如婦女子
 區區而愛此螟蛉子以畜生塚號觀之上人
 寧乞其命太閤殿下之不赦也必矣世人不
 知大義而誤傳其非故令辨之解與山上人
 冤
 破事之人代有之不可近且若鼓判官知康
 十郎藏人行家梶原平三景時蓋其人也然
 而義仲敗于知康行家義經敗于行家景時
 賴朝知知康行家不可近而反親信景時例

如舍董卓庸曹操黜章惇舉蔡京矣故受其
 害最甚所謂自伐枝葉自斷手足躬戈死則
 社稷既盡可謂至愚也夫知康之在朝廷如
 華前置糞器行家之在親族如美人有腋臭
 景時之在臣下如豺狼守醉人雖腋臭糞器
 可惡猶弗如豺狼可畏為人君者其思之
 君父輕重誠為難辨以公私論之則君為重
 矣以親疎別之則父為重矣伍子胥鞭平王
 之屍以報其父顏竣不顧老父以輔其君吾

肩輪王為其父大草香弒安康天皇源義朝奉後白河帝之命弒其父為義如斯之類和漢不鮮共有偏失故識者皆加議論矣特若唐李瓘吾真田信之所作以余觀之深符道義須以為萬世規矩也唐書云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及懷光敗德宗招之瓘曰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後及懷光死瓘亦自殺外史云台德君怒失關原之期欲處昌

幸於死其子信之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必徇父東台兩君嘉之為宥其死嗚乎此二事處兵間之人宜書紳而

以不忘也或問曹操擊張魯而得漢中之時司馬懿勸襲蜀操不從劉曄亦說之操又不聽後及聞云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議可擊不曄諫之乃止由此觀之魏武似不及二公余曰不然是其所以二人之不及老

瞞也操固識機會豈減兩雄之知之然而令失之蓋有以也操視天下人材猶如木偶特於先主心竊為不及且不可徵之孔明為之相以恩威難動之關將軍探囊取頭之張翼德當陽不可射之趙子龍以使脫袍斷髮之銀馬超與共侷之曷為不畏矣二人惟知機會而未知蜀君臣可畏之如斯甚操惟知之故失其機會其所以失之者其所以最勝也諺云師子畏師子者其斯之謂矣歟

吳孫權雖非暗將亦非明主嘗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之為人且曰子敬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是其所以不明也蓋權之所短者肅之所最長而言其忘者乃不忘也當是時曹賊跋扈獻帝有倒懸之急權當與玄德協力併謀共正曹瞞之罪然權坐保江東無意勤王故魯肅勸之以荊州借先主與共拒曹氏實是確論權無飽之狼心却以之為憾

何其鄙乎肅之為人超出吳群臣更一層合
畧論之權初見肅時問計肅答曰漢室不可
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耳是全同于孔明之所見
曹操破荊州下江陵之時吳國咸破膽無一
人之以議戰肅獨翕然曰早定大計而破曹
賊即是大丈夫識見也又嘗薦龐統於權權
不能用張昭周瑜等皆欲殺之獨肅寓書薦
之先主豈非為天下惜賢弋乎由此觀之江

東人材以肅為第一然而權以荊州故動則
訾之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嗚呼權惟
知下里巴人而不知陽春白雪乎哉
昔者隋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穎穎曰江南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徵士馬聲言掩
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
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
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曰江南土薄
舍多茅竹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

更燒之不出數季自可賊力俱盡丁南湖非
之曰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
須堂、其陳執大義以伐之余以為不然兵
乃凶器戰乃危道高頴說雖可憎謀敵之術
固當如斯丁氏說雖美無益國家夫叔寶之
惡未如殷紂文帝之德未類武王之能得人
心若不用奇謀則何由得勝矣大業八年壬
申正月煬帝自擊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大兵
一百十三萬然而遂不能收功焉以之應知

丁氏說無益國家也是謂之美惡得失
金太宗天會六年戊申八月封徽宗為昏德
公封欽宗為重昏侯余每讀金史至此感歎
不止甚而獨自啼泣矣蓋徽宗在位所作無
一可稱異名之六賊日賞之同道之諸君子
月逐之朝廷一空遂成扼衣之姑蘇臺矣欽
宗在儲位觀其弊也尚矣而及即位首用浪
子宰相黜忠臣李綱种師道后用吳敏耿南
仲為金賊所虜焉其不知而作之是謂之愚

人知而作之為愚中之愚欽宗固非不知忠
良而黜之不知佞姦而愛之但忠臣良士不
諛故忌之佞人姦賊曲從故喜之徽宗不知
而施斯惡政即是愚人欽宗知而行斯不善
此乃愚中之愚金主視其所作而封之聞其
名則如昭、乎見其人也嗟夫夷狄而有銘
之金主中華而有得此名之徽欽為君之人
不可以不鑑矣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其謂之歟

適有叩艸扉者卒然問曰世間無用者稱之
學者歟將學者固無用于世間歟余不能答
赤面而默又問亂臣賊子謂之學者歟將學
者固亂臣賊子歟余低頭而不答客進而問
若爾者無慙無愧名之學者歟將無廉恥者
號之學者歟余冷汗如涌不知其可為也客
不禮而去侍士忙來慰之曰彼長刀大劍何
所為之有然而無禮如斯若不醉人則必是
狂夫余曰不然彼所問良有以也故吾恐縮

有撫虎鬚攀龍鱗之思侍士問其義余曰昔者揚雄好學而著太玄作法言視其所述則實是碩學高手而其身從逆賊王莽佐其惡斃其君豈非亂臣乎又隋煬帝專勉學業至若其作文為詩則幾難得之人故自誇曰詎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其如是而弑其父篡其天下豈非賊子乎又五代馮道學秀戈高而仕四姓十君不知愧翻自得色著長樂老叙以述累朝榮遇之狀夫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若馮道豈非無廉恥者乎又宋高宗多幸勤學遂忘父兄之讎以事金賊甚而至以姦賊秦檜為宰相殺忠臣岳飛而朱愚鍊面尚慢曰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朕自以為學書賢於他好豈非無慙無愧乎其餘若漢荀彧魏何晏齊王儉陳許善心隋蘇威唐祝欽明宋王安石之輩博學而亂臣賊子者儒林而無廉恥者不暇枚舉是吾所以默而不答也矧近世放蕩破家之人道

路廢禮之客槩僉出於得先生大人之名者更有甚者我友某好讀書或問杜宇文字某曰甚多且示一二曰蜀魂曰子規又杜鵑云不如歸云冥途鳥云或問其形某曰五六月比籠而愛其聲又問其食某曰觀茄也胡瓜也人與之或者忍笑而去因知無用之語亦非誣也侍士茫然仰而無言余前席曰往昔漢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余深信此令夫如是而應始致泰

平也後有所感而記之或問宋將亡之時陸秀夫在舟中而日講大學章句為是為非耶答曰不是當是時宋社稷之急甚於倒懸宜君臣一心以謀恢復矣豈事安坐講書乎或曰若爾者若云朝聞道夕死可其如何之余曰所言道者是非謂文字章句矣又非謂讀書講學矣蓋如事君以忠事父母以孝者是也然不知者或以善詩文為學者或以博讀書巧講書為學者遂至

龜桑夜談卷上終
使孔夫子之教以為驕慢放逸之媒悲夫或
又問近世學者專言勤王是耶不答曰勤王
名固雖美其所作之理非當須考之牧野之
戰飛廉惡來乃官軍太公望散宜生乃朝敵
也但為蒼生故天下後世不稱飛廉惡來而
每稱太公望散宜生不可以不知也矧王命
不一裁斷宜用意若曹操挾帝威利天下時
馬超韓遂呼之朝敵賈詡荀攸稱之順臣順
臣未必順臣朝敵豈定朝敵乎又李花將散

時朱溫在內而藉朝命李克用在外而陷朝
敵矣然而勤王為口實之朱氏者即覆唐社
之賊而得朝敵名之李克用者翻興復唐祚
之忠臣也吾故曰勤王名雖美其邪正黑白
不可不考之詳也

龜桑夜談卷上終

